

顯志堂稿

顯志堂稿卷十二

吳縣馮桂芬林一箸

明徵士劉孝惠先生像題辭

甚矣論人之難而人生大節所關未易言哉語曰時危見節義其說是矣而意殊未盡也居平慷慨激昂矜尚氣節一旦有變從風而靡者無論已乃有挺身不屈於萬死一生之地僅乃得脫泊乎變故迭出忽幡然變操前後若兩人者又何以說讀明史至天崇之際可謂多故矣璫豎肆毒奸相樹門戶馴至流賊陷京師以汙

王師南指戎衣大定其間如輦墮惠世揚之徒方其擷逆奄抗權姦犯顏諫諍刀鋸在前鼎鑊在後曾不少懼矯然以清

流自命真若可信卒之身敗名裂爲天下笑烏乎晚節末路
之難蓋如此吳縣明徵君孝惠劉先生羽儀少與周忠介公
友善忠介被逮時諸生王貞明等十數人抗言巡撫毛一鷺
請以民情上聞不可則直斥其黨奄奸狀皆坐除名禁錮先
生其一也奄敗復其衿尋膺薦被徵北上不得志歸隱縣之
鄧尉山鼎革之後薙髮令下遂爲僧服以終詳徐氏侯齋所
爲墓志武子所爲傳中夫子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
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其先生之謂乎先生以草莽孤臣坎
坷不遇之身晚際

新朝嘉言罔伏就使乘時利濟一紓懷抱初於名德無損
高廟詔修貳臣傳通籍勝朝者皆入焉未授官則否

國朝名臣如魏文毅魏敏果諸人皆明才也君子未嘗以爲玷乃先生不屑爲此由先生之志雖與首陽比烈可也考王貞明亦歸命我

朝爲校官數年以視先生有慙色焉先生墓在支硎山歲久有侵之者道光庚寅若干世孫某請於韓尙書對等告之官釐正其界立碣志之越十七年丁未某繪先生遺像附錄乙酉七月先生七十壽同社及諸弟子所爲報辭於後並徵諸文士賦詩紀其事述祖德誦清芬甚盛事也桂芬樂爲之弁言簡端云

林少穆督部師小像題辭

右今雲貴總督侯官林公名則徐象道光壬寅秋七月公以
粵督挂吏議遣戍過吳門同里顧君湘舟博雅士也家藏先
賢象千餘軸陶文毅撫吳建五百名賢祠於滄浪亭仿石室
法勒象代木主出君所藏罔不完具湘舟於公有舊以公爲
當代偉人於其過吳也請留其象以去公爲政所至得民心
甚而吾吳爲最久吾吳之民安公之教化嚮公亦最深大江
南北數十州之遠億萬戶之衆雖鄉曲婦人孺子絕不知大
吏名氏者獨於公名氏甚熟莫不知其爲好官噫何以得此
哉公撫吳日餘事總持風雅宏獎後進士有小善一藝靡不
邀題品而桂芬之受知也最早憶公重蒞吳以壬辰六月桂

芬經南城市上見列肆香煙相屬男婦觀者填衢咸欣欣然
喜色相告曰林公來矣越三日課書院荷公首擢有一時無
兩之譽諄最甚至雖以桂芬之謫劣而感激奮發思所以不
辱公知者夙夜寶兢兢焉今別公且十年敬瞻公象猶神往
於輜軒蒞止時也雖然獨桂芬之私所好乎大江南北數十
州之遠億萬戶之衆實共此心焉是象之繪湘舟其可已乎

潘文恭公象題辭

右先師太傅文恭潘公晚年寫象公孫東園員外得諸篋中
裝池示余屬篆其端且曰余之生也公家居值先兄新塲喜
甚儀鳳之名公所命也其明年公還

朝越十有二年己亥兩侍先大夫北省始得拜公京邸先後
留月餘遽辭別忽忽又十有五年而公長往矣昔晉范喬祖
臨終以硯與之後祖母以告喬便執硯涕泣宋王裕之兒孫
歲中不過一再相見恢之請假還省假盡不見閭外拜辭而
去唐郭汾陽每羣孫問安不盡辨頷之而已余卅年重慶非
喬可儕邸第追隨親承提命不特無恢之閭外之拒視郭羣
孫之不辨尤多幸焉而乃宣南問視曾無幾時扶杖含飴回

首渺然敬瞻遺象有不啻執硯之泣者求如王之拒郭之領
而不可得吁其痛也余聞而悲之旣爲題篆遂書其語爲跋

姚石甫觀察小象題辭

顧君湘舟旣得侯官林公像之明年復繪桐城姚石甫先生
瑩像先生前宰吾郡之元和有惠政浮擢臺灣道沈逆夷兵
船敘功晉二品服予世職海內榮之旣而中蜚語被逮過吳
門距林公之來恰一稔云先生旣抵京忌之者不已禍幾不
測賴

天子神聖知其無罪釋不問未出都而有四川蓬州牧之
命朝野咸相賀余前識先生於宰元和日先生之出獄也偕
同人觴之邸中同人以臺灣事始末請先生抑然不自居功
顧臚陳形勢戰守機宜頗詳盡酒半酣忽掀髯奮袂言曰國
家不患無人才諸君子於時事非其職顧乃意氣懃懃懇懇

如身家所當爲吾曩在京師所見獨林少穆制軍有此懷抱
今果能自樹立如是有志者事竟成豈虛語哉吾老矣無能
爲也天下事何患不可爲其在諸君子乎厚自愛厚自愛聞
者爲之斂容云時坐中爲晉江陳頌南給諫慶鏞平定張石
洲明經穆宛平趙伯厚宮贊振祚順德羅叔生太僕惇衍陽
湖莊衛生太守受祺同里潘玉泉博士曾璋與余凡七人湘
舟屬題先生像因憶昔言爲識之以見先生之惓惓君國義
形於色有如此者

黃子埜五十小影題辭

多能而才不露爲善而名不居任人所難任而不避艱險不辭勞瘁忘人所難忘而不慕榮利不求聞達居今之世亦難其人哉余於戚黨中得一人焉曰太倉黃君子埜君爲湖北隨州刺史嘯巖先生次子爲余婦翁雲巖先生後幼隨侍楚北官廨先生厯繁劇能其官君習庭誥最久故體用咸具爲文章甚通敏識者皆目爲大器旣以體弱輟舉業中年家居爲州中人望州有大役若修巖宮建義倉籌防堵助賑施舉賓與會諸事刺史必延君爲之理董費節而事舉用嚴而功倍遇疑難事紆徐料量不動聲色事輒辦功成而退歆然不自居可不謂賢歟君少多疾比壯神明轉旺今茲八月爲五

十初度繪一小影寓書京邸屬以贈言吾聞之禮曰五十曰艾服官政所謂闕天下之義理明國家之大事三代以上重老成而輕新進此物此志也君故以郡倅待選於吏部邇來登進之途益廣僉謂以君之才絀銅符膺墨綬必展其驥足無疑而君優游里閭蒔花種竹課子自娛意泊如也以服官之年堅不仕之志得不爲君惜且爲世惜乎雖然君諸子並清發長君名滿庠序飛黃騰蹕意中事耳則君亦樂矣哉抑余更有進者方今吏道多雜人心不同官與吏并力而讐其民而民漸不甚畏官非細故也居其間而爲之維持調護將搢紳先生是恃用君才之地其在是乎君其勉旃

五十自訟文

歲在著雍敦牂余年五十客曰子學者也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子亦知其非乎余曰子言誠是也雖然有非有未必非不可以無辨客曰子何言之悞也伯玉三代上賢者大聖人之友猶知非若彼子何言之悞也余曰是有說焉傳記所載伯玉事年歲先後不盡可考据左氏傳初紀從近關出在襄公十四年孔子世家再紀主蘧伯玉家在哀公三年相距六十有八年當是弱冠登朝厯事獻殤襄靈出五公其年五十在襄靈之際傳所紀君制其國誰敢奸之侃侃正論不與時相孫林父甯喜爲黨者其事在五十以前無疑從可知所謂知非者蓋學問中精微之語於生平大節

無與不然以不黨時相爲非將以黨爲是乎且以伯玉之賢亦何至四十九年之全非而待五十之改弦更張也知人論世宜體此意矣余何人斯庸敢與伯玉比顧亦有不肯妄自菲薄者願爲子一一陳之生平居官未嘗於長吏求一差使居家未嘗於當事進一關說未嘗受一瞞人之錢未嘗爲一負人之事天地鬼神實鑒臨之前者被謗之舉爲民爲

國開罪於權門勢族而不悔亦庶幾不黨孫甯之遺意以此爲非將隨波逐流爲是乎其不然明矣承先人遺業薄田十頃衣食僅給米鹽靡密輒親爲之人或以善治生爲非顧將不衣食乎抑不求諸此轉求諸彼如世之鑄橫財者爲是乎其不然又明矣惟是妄念有未盡耶機心有未忘耶嗜欲或

由強制大廷是而有衮彰之非耶出入難免持籌廉儉是而有恠嗇之非耶好名太過而矯矜之非耶憂世太過而怨尤之非耶是固不足言學問精微而必宜知其非者也雖然夫已也余好讀書未嘗一日廢業性迂未嘗與一曲譙自謂無足奇人輒交口稱之余滋慙焉至生平所自信者有二操守第一萬鍾千駟不能易吾節吏事次之少賤通知民情留意掌故二者竊自謂不居人下乃人輒目爲文學之士不以吏事相許至以非義之取嘗試者斥甲而乙至斥乙而丙至蓋自通籍二十年雖漸久漸稀而終不能絕以汙於今何與生平所自信者適相反也柳下惠曰伐國不問仁人吾豈有遺德耶然則身之不修行之不立聞望之不足孚於人可知也

此尤無形之非也勉之哉自此以往若輩絕迹此心昭然大
白於同人則吾學之進矣若前者被謗之舉則雖身修行立
聞望孚於人滋之不免也必欲免之則必入於非而可吾所
謂有非有未必非者如此客悅曰然則子真知非者也客退
錄爲自訟文置之坐右

書東坡范增論後

異哉東坡論增去羽當以殺宋義時也東坡未知增之爲人乎蒙則以爲殺宋義增本謀也何以證之證之鴻門之會也殺宋義殺沛公一也羽忍於宋義忽不忍於沛公天也不然三人同受命懷王義忽見殺增能自安乎東坡謂義帝必不能堪非帝殺羽則羽弑帝蒙謂增必不能堪非增殺羽則羽殺增增不能殺羽增固能去羽增之不去增之本謀也然則宜於弑義帝時去乎曰增項氏私人其言曰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於義帝乎何有曷爲以此去然則增亦與弑乎曰天下未定先取不義之名貽沛公口實增之智不爲也東坡謂非增意是也羽剛愎屢失策類非增謀可以此入增乎然

則增當以何時去曰至是而楚漢興亡之迹始大著增之去
當其時矣

讀史記律書書後

黃鐘長八寸七分一以下十二句訛舛不可讀索隱云上文云律九九八十一故云長八寸十分一舊本十多作七蓋誤也此說是也餘十一句之誤則置之不論集解正義亦然下云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此卽三分去一也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此卽三分益一也索隱轉從漢志及周禮太師注黃鐘長九寸立算顯與本文不合斯爲巨謬今依法算之十二句中不過衍二字誤七字而已七字之中十誤爲七者居五字蓋迯書者不知十分幾爲何語而誤會十分應升爲寸疑十字無解故皆改之至所謂幾分幾者則約略之語也太師鄭注以九寸立算一字不誤賈疏於最易者詳之稍難

者略之與索隱集解正義同病此亦如王制方田步尺孔疏
陳集說皆誤而鄭注獨不誤康成於算學非專家而其精若
此宜其獨有千古矣

黃鐘長八寸十分一

原作七分一今正○十分一即一分下放此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言七寸五分又小餘三分之一也下放此此三分之一為

弱○小餘為八五一八五有奇當云又二十七分之二十三

太簇長八寸十分二

原作七分二今正

夾鐘長六寸七分三分一

原作六寸一分今正此三分之一為弱○小餘為四二三

七六有奇當云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三

姑洗長六寸十分四

原作七分四今正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一

此三分二為強○小餘為九三二二三有奇當云二千一

百八十七分之
二千三十九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二原作三分一今正此三分二為強○小餘為八八八八

有奇當云又九分之八

林鐘長五寸十分四原作七分四今正

夷則長五寸三分二原五寸下衍四分二字今刪此三分二為弱○小餘為五六七九○

有奇當云八十
一分之四十六

南呂長四寸十分八原作七分八今正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此三分二為強○小餘九四九一七有奇當云七百二十

九分之六
百九十二

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二此三分二適足

算法黃鐘八寸一分下生林鐘應倍之為十六寸二分三

除之得五寸四分爲林鐘數上生太簇應四乘之爲二十
六寸六分三除之得七寸二分爲太簇數下生南呂應倍
之爲十四寸四分三除之得四寸八分爲南呂數上生姑
洗應四乘之爲十九寸二分三除之得六寸四分爲姑洗
數下生應鐘應倍之爲十二寸八分三除之得整數四寸
二分餘數約之爲三分之二爲應鐘數上生蕤賓應四乘
之則用整數乘零分之法以整數乘分子得數以分母除
之卽所求之數法先以四乘四寸二分得十六寸八分次
以四乘分子二既乘之後始不用原分子得八以分母三除之滿分母
便於上數加一分今滿分母者二以加上數十六寸八分
得十七寸去六餘二爲今分子是爲乘得十七寸又三分

仍用原分母之二應三除之則用整數除零分之法以整數乘分母而所得之今分母與原分子卽所求之數法先以三除十七寸得五寸六分餘二卽以原分母數化爲分得六記於原分子之旁次以三乘原分母三宜用除而反用乘除而乘母與除子比例同也得九爲今分母再以原分子既乘之後始不同原分母二與所化之六相併得八爲今分子是爲除得五寸六分又九分之八爲蕤賓數以下皆放此

書減賦局科則表後

比以編纂郡志田賦門始得此閱之凡作表必旁行斜上縱橫相遇此一定之式從來無不用此式而可名爲表者何不經列重則在前輕則在後亦甚明晰卻用西人書法自上而下伊川被髮其意何居此宜更正者一也又表內將科則相同之山與蕩并計總數不與區別不知山無傾圯蕩有漂沒豈可混淆書吏之所以爲此者雖未必遽有弊實亦終非核實之道賦役全書外間流傳絕少將來何從稽考此宜更正者二也又松江府屬分則之外又有田若干畝準熟田一畝之例亦分數等故華亭縣止四則而郡縣志明言五十六則今表自宜視郡縣志加詳乃僅列四則一似松江科則獨少



者此宜更正者三也復有實事求是之法晤方伯當以告之
至於墨守舊科聽其繁猥減分任意毫無綱領如正統中周
以上者減作三斗二斗以上者減作二斗一斗以上者減作
一斗所謂綱領也當時余與顧子山觀察擬議凡每畝一石
以下者本非浮糧恩減一成作九升其一斗外零數以浮
糧論核一總數與減餘應征數比較得幾分之幾即加入九
升之外約計尚有十分之二如長洲每畝一斗九升六合將
一斗減作九升將九升六合按十分之二計之須加入一升
九合二勺定為一斗九合二勺與今減數不遠而事理既順
綱目畢張且零數自然門窻合縫矣時不能用但任意酌減
厥後零數不能合龍又創一優減海塘外聚六州四十二縣
田之法以為出路自亂其例可謂拙矣

鐵鑄錯已成雖有賢者亦末如之何也已

甲辰新憲赤道恒星圖跋

武進李氏兆洛門人錢氏維樾刻道光甲午歲差赤道恒星圖板存余家經亂燬大半徒輩請補之因思新刻星圖宜依本年歲差今距甲午三十五算幾及半度且經甲辰臺頒欽定儀象考成續編之後星數星等多有增損升降歲差亦改爲五十二秒原板已無用惟卽用續編度分則甲辰距甲午僅十算所差至微原板尙可用獨星數星等有同異刻改猶易遂補刻成完帙而屬元和管生禮耕謹遵

欽定儀象考成續編宮度星數星等與後編異者一一改入計原圖星三百座三千八十三星今增丑十六子十八亥十八戌十酉十八申十九未十七午七巳八辰九卯十二寅十

一凡一百六十三星少司祿二五諸侯二天相一天錢一凡
六星計三百座三千二百四十星至圖式距極三十度內南
北各爲圓圖一三十度外南北各爲舉鼓形十二緯度皆一
度爲一格經度近極五度內并十度爲一格五度外十度內
并兩度爲一格三十度外一度爲一格星等一等作○二等
作◎三等作○四等作◎五等作○六等作◎氣作米皆仍
李氏舊式總圖皆正座無增減惟星等間有升降亦依新測
改之仍一二三等作○四五六等作○之式云

跋張文昌上韓昌黎書後

文昌文傳者惟此篇及第二書兩篇詞意磊落貫善規過有古諍友之義文昌學行文詞略見一斑矣世所傳韓門弟子者本傳云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又云從愈游者孟郊張籍昌黎亦自言從吾游者李翱張籍今以詩文證之惟李南紀皇甫持正實弟子南紀韓集序署門人持正碑銘稱先生皆其證餘殊不然文昌此書稱名稱執事第二書更有不自論著欲待門人必不可冀之語其爲己之非門人無疑習之祭昌黎文稱兄則習之之非門人又無疑且習之娶殷中女於後世之所謂叔岳者而兄之又兄妻黨末戚古人不以爲重亦如南紀爲昌黎壻而直稱門人不似後世之將署受業子

壻也東野與昌黎最習唱和最多昌黎詩稱君又曰低頭拜
東野則東野之非門人又無疑然則所謂從吾游者不過先
後進之別非及門之謂也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之尊且與
君父同豈有可以假借疑似爲者況昌黎之以振興師道自
任者乎偶讀此文輒爲辨之

徐健菴司寇東山修史圖跋

考司寇以康熙庚午乞歸

詔攜一統志宋元通鑑卽家編輯越五年甲戌卒又考竹垞居士李君武曾行狀云尙書開書局於洞庭山君應其招助修一統志今圖中有李詩爲秋錦山房詩集卷十之首篇是卷注辛未至甲戌作詩中云側聞著書處又云便擬一蓑裳則是詩爲未赴招時作詩後卽次以重五登縹緲峰詩則是詩作於辛未之春無疑也距公卒尙三年原跋謂圖成而公卒者誤矣武曾與兄繩遠弟符齊名謂之長水三李舉己未鴻博被擯以諸生終兼工詞爲浙西六家之一少公四歲亦卒於甲戌集中與公往來書牘甚多殆與公始終爲文字交

者因跋是圖考之如右

跋錢映江縉盧忠肅印記別

錢君綺得燬玉印二兩面刻文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曰迫生不若死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曰孝者族忠而成審定爲盧忠肅印屬余跋余考孝者族忠而成之出馬融忠經序迫生不若死出呂氏春秋貴生篇忠肅才局遭遇大似熊芝岡芝岡事昏闇之朝以剛傲取禍與忠肅異而同今此印文或疑出熊手熊見扼於本兵張鶴鳴而御史姚崇文劉國措亦齟齬之不安於位其自効疏有臣爲東西南北欲殺之身語則所謂投畀譖人生不若死者庶幾近之同事王化貞歟押西部信任降臣李永芳致敗則大夫無境外交似爲化貞發然無奪情事則與孝族忠成語不合前後任邊事者惟袁崇煥

以甯前道奪情代忠肅之陳新甲亦起制中孝族忠成或袁
陳輩自道語然袁屢通使 本朝陳用職方馬紹愉往來主
和議情事又不符此印決爲公物無疑君洵精於鑒別哉忠
肅之死也提孱卒五千當

眞人龍虎之師轉戰枝梧斷臍絕脰而不恤可不謂偉乎今
世有建牙擁彘遇小醜而奔逃恐後者覽公此印爲之三嘆
息是歲咸豐八年也

跋武進李氏輿地圖後

李氏輿地圖爲今最善本以方界計里又以虛線存天體經度可謂密矣然有不可不辨者北極有定位卽南北線隨地不同而東西因之故圖中之方位與其地之方位必有微差偏東西之度愈多南北綫漸斜東西綫漸迤而南北多則所差積微而著以偏西四十五度言之南北綫在方界中成斜徑圖中之東北易而正北西北易而正西不特此也其東西線上之稍北且易而南其南北線上之稍東且易而西雖所差無多而方位已易此觀者所宜知也辨之之法當知圖中之虛綫爲眞南北綫準此縱橫作十字形其緯綫卽眞東西綫矣他日重刊當改經緯綫盡爲弧綫則善之善者矣李氏

原跋偶未之及潘季玉君裝是圖既成以右語綴諸上方

跋海國圖志

是書以林文忠公所譯四洲志爲藍本不宜轉取從前之職
方外紀萬國全圖等書以補其所無不幾以春秋列國補戰
國策乎又西人地理書皆著經緯度眞得地理要義正恨中
國古書無此故并省沿革多所聚訟魏氏不知輒多刪薙今
以英人地理全志米人禱理哲地球說略校之多所不合如
耶穌生於猶太明史據利瑪竇言生於如德亞是如德亞卽
猶太爲今土耳其東境不宜屬之印度誤一也波蘭注肖爲
今西俄羅斯地在通國五十七部之中不宜列波蘭爲一國
誤二也領墨國下述加納王事卽全志噠國駕奴特王事案
說略噠國又名噠馬噠馬卽領墨之轉乃別出噠國又出大

尼國臆斷領墨大尼同用黃旗非一國幸所引萬國全圖經緯度大尼度正與全志噠國度合是止一噠國而歧爲三誤三也瑞丁國卽瑞顛綏林卽綏蘭爲瑞顛之首部又那威國久并於瑞顛地理全志瑞顛國爲那威本屬於噠嘉慶二十年以瑞地之近於噠國者歸噠以那威歸瑞由是合爲一國乃別出綏林國那威國是止一瑞顛而亦歧爲三誤四也偶授數卷卽有此誤恐全帙尙不止此又圖中列天下萬國而旁注中國之畫長畫短綫更無解於不知而作之譏矣

裕靖節公督師研圖跋爲陳若木文學

道光辛丑逆夷陷鎮海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長白靖節裕謙公以偏敗接絕死之就義之夕持所用硯謂賓師吳江陳若木先生曰城破余且死今贈君硯他日見硯如見余也越八年戊申余與先生遇於金陵出硯圖見示且曰余與君訂交以同客靖節所君不可以無言余往在京師頗聞靖節死事決於先生一言而先生諱之莫能明也余因思忠義本天性非他人言詞所能強自逆夷內犯以來大小官吏禽奔豕竄者不勝數先生試以死事語之其應之否然則先生有是言邪亦靖節素所樹立有以致之靖節之能死於靖節信之也卽無是言邪以先生之

侃侃正直守道不阿其能爲是言又於先生信之也竊意靖節不殲賊固志在必死先生爲之揆時勢審先後固事所宜有靖節之殺身成仁先生之愛人以德其咸可敬也已斯硯也將與文山玉帶生並傳夫人而知寶之況故人乎烏乎鎮海之役以武臣非其人而敗厥後寶山之役又以文臣非其人而敗使靖節與陳忠愍同事宜不至此豈非天哉

袁胥臺父子家書跋

吾鄉明袁胥臺僉事表魯望副使尊尼父子皆以風節著僉
事不附張璉副使不附高拱先後一轍今讀其往復家書二
通布帛菽粟純乎寒素本色曠世下可想見其人末三語節
省事是第一義勤學修行欲尤足爲傳家格言書中述米價甚
次之節用愛人又次之浙中米價七錢江題跋諸公咸以爲異聞余因是思市肆
賤西四錢湖廣三錢貿易薄物細故實有關於國家食貨盛衰升降之大者載籍
極博而不能盡著爲懣也請就二三百年以來市價之可徵
者申論之銀價大都視今十之四五郡志載漕費六分照時
值每分八文共折錢四十八文又今鄉民相沿以錢七百文
爲一兩七十文爲一錢銀價之可徵者如此百物之價大都

視今十之一二三不等明末同文算指

國初數理精蘊諸書多有或問各條所列之價必於時價不

遠檢得夏布每尺銀六七釐棉布每尺銀七八釐至一分豆

麥每升六七釐羊每頭銀一錢八分今丁祭編銀不敷現價

今價一兩有奇約六倍他物稱是或謂編銀從苛知不然也兵一名日餉五分明邵經邦

讀史筆記載宏簡錄刻費九百餘金計字三百四十萬有奇

每百字爲銀二分七釐爲錢二十文今刻字中價每字約一文半范文正

公汴河人日給米六升又義莊規矩云遇荒米貴至一貫以

上應給米一石者止給錢一貫實七百七十文然則熟年米

價不過四五文所謂六升者合錢三十文以內也吾鄉韓桂

船尙書家順治間舊籍瓦木匠每工二十八文小工減半道

光初年每工八十四文

今匠每工二百二十文

蘇州府志載徐士林萬

年橋碑記造費一萬六百餘金以當時銀價計之合錢八千

緡內外

同治九年重修橋面費萬緡匠言全工非十萬緡不可

朱用純毋欺錄載留客

飯用酒一壺錢一文腐一盞亦錢一文鷄鳧卵一盞錢二文

凡用錢四文百物之價之可徵者如此至米價大都自一遞

增以至於十宋范文正時每升四五文至明則每石銀二三

錢如明史周忱傳京師百官俸帖七八石僅易銀一兩忱請

兩稅折納金花銀一兩當米四石解京兌俸民出甚少而官

俸常足夫曰俸足可見一兩當四石之為宣德間時價也又

如袁簡齋跋中所引正德二年州縣文報每石二錢是也俄

而三四錢如書中所稱及袁跋所引申文定家書是也

文定與子

周林書吳中米價每石七錢民不能堪汝爲御史宜請朝廷
賑濟以七錢爲不能堪則常價必當三四錢惟是書在嘉靖
時申書富在萬厯時或俄而五七八錢如算書所列不下
中間又嘗自貴之賤十數處皆是也俄而一兩以外如郡志載乾隆十五年雅爾
哈善疏稱雍正二年定鎮江駐防兵糧每石折銀一兩二錢
今米價漸增購買拮据是也俄而二兩內外如乾隆五十五
年彭二林跋所稱四五倍以汔於今皆是也米價之可徵者
如此大抵自宋以來千餘年以漸而變而今更驟變正不知
伊於何底余因之重有慨矣穀賤傷農自古言之百物中惟
米不宜過賤往者蘇松困於浮賦雍正乾隆兩次減銀而不
及米論者每疑之謂重賦在米不在銀怡王疏乃言米尙能
完銀多通欠不知其故今按其時尙未減銀蘇松田賦每畝

米約二斗銀約一錢五六分以腴瘠通收畝租五六斗石銀七八錢計之正供之外不能無餘費不已盡所入而猶不足乎乾嘉之間漕弊頗紆非由銀之稍減實由米之運貴大抵二兩以上今米價一兩四五錢視近年驟賤農亦驟困至於百物則無不宜賤者而今則百物之貴皆視

國初十倍上下棉衣一襲值銀二兩已罄一畝所入他物稱是米賤病農物貴又不特病農也且普及於四民猶是入口昔需百錢今需數百錢猶是百金昔支一年今支二三月而民安得不貧貧民曰多發惠斯作謂非物貴致之乎又不特病民也且上及於官內外大小臣工養廉俸糈無改於舊而宮室輿馬衣服廝養朝夕之需皆增數倍而官安得不貧於

是官邪寵賂流弊滋生謂非物貴致之乎又不特病官也且上及於國家貢賦有常經而物值無定數上方服御官府造作大工大役以及意外之兵戈災祲凡百度支動輒倍蓰如國初兵餉日五分今之勇糧日二錢內外

國初黃河大工一次不逾百萬

包慎伯爲余言之甚詳而所

餘治河書

亦不敘 乾嘉間幾增至千萬而國安得不貧於是以前節省

養癰以聚斂釀毒進退無非秕政謂非物貴致之乎物貴之害可勝道乎夫兩間物產止有此數值賤則不贏而贏則取不盡用不竭值貴則不絀而絀絀則捉襟肘見納屣踵決理有固然者然而貴微賤微貴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堯舜之仁不能化桀跖之橫不能強將何術以善其後或者

省事節用恤商便民警惰游懲貪漁爲培植根本之務庶幾
挽回萬一乎僉事十有二世孫寶璜出是州屬題山中鍵戶
積雨無聊偶觸所見拉雜書此用質之有心世道者

跋林文忠公河壩雪轡圖

金枚生都轉以先師林文忠公河壩雪轡圖小像示余余於道光壬辰以制舉文受公知嘗招入署按北直水利書有國士之譽有飲食教誨之德丁酉送公赴金陵遂不復見荏苒三十餘年矣今瞻公象眉宇嵒嶭如親謦欬默計清德堂池上儋流無在者卽海內公所延納之士余與都轉外殆無幾人自念匠門廢材長此已矣卽以都轉之才亦胥疏江湖落落無所嚮可慨也都轉隨會九原之感有以哉有以哉

河聲山色樓圖跋

錢唐張朗齋軍門奉

詔西征出榆關越河套轉戰數千里既克甯夏遂駐師留防於茲三年其地大河自鞏昌西南來逕遶郡而北若襟帶然其西則賀蘭山蜿蜒蹲踞崖壁峻削氣象瑰瑋絕特別開境界公顧而樂之得隙地於城東北隅建樓若干楹爲簡肆騎射間與賓僚飲酒賦詩之所昇眺清遠勢盡川陸顏之曰河聲山色樓自爲之記寓余微一言余惟古來交通武達之才建鼓旗載鉞斧磨盾草檄橫槊賦詩往往傳爲盛事而登山臨水探奇選勝之事無聞焉漢鑣歌有巫山高臨高臺橫吹曲有隴頭水等篇無非望遠傷離悲歌忼慨絕不爲流連

景物之詞徵諸古名將如韓蘄王跨驢載酒縱游西湖祇退
閒後所爲又如祭征虜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武鄉
葛巾羽扇張右侯踞胡牀麾軍不過藉示整暇之意惟羊叔
子鎮南夏在軍中常輕裘緩帶性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
嘗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田里翛然物外雖山澤之臞
不啻也公性嗜山水記中歷數天下名山以不得暢游爲憾
有叔子之風焉軍中有句云願返西冷再讀書卽角巾東路
之約然則謂賀蘭卽公之峴山可也公掃蕩回氛功在隴右
異日宜亦有襄陽建碑之事公名與此山不朽矣抑余尤有
異者水經注引山松言峽中水疾書記口傳悉以臨懼相戒
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旣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

知己於千古甯夏向稱阻山依河以爲固爲西北重鎮亦不
著登攬之勝公始表章之非又賀蘭之知己乎讀記畢遂書
此以志欽遲

江山風月圖跋

咸豐乙卯歲潘東園公孫以尊先人功甫先生江山風月圖徵詩爲賦五古一章亂後晤公孫詢是圖則云已失之比者余移家香水溪上公孫書來云是圖先爲徐君康所得繼入滬上骨董肆今在琴川某家以番帑四十有五枚贖歸閱時七八年不知移徙幾何地藏弄幾何人輾轉遷貿卒復於舊自非先人靈爽默有以呵護之烏能得此屬余記其顛末余因得重披是圖楮墨無類首尾皆完拙筆亦附存焉公孫於此欣然有歸璧還珠之喜儼然有遺弓故笏之思其寶貴之固宜余則以爲先生此游亦吾郡佳話不可以無傳也曩在宣南及門長樂梁觀察恭辰索題家藏睢州湯文正公與吾

鄉徐侯齋孝廉手書冊書敘山中晤語事而郡志則載文正
屏騶從訪孝廉拒不見情事不相合而是冊皆識爲文正手
筆不可誣也殆始拒而繼仍相見郡志不之及耳余跋言是
書可補郡縣志之闕今文忠政績上企睢州而先生與孝廉
遇迥殊而道則一楚中酬答事絕相類圖詩具在寶河各有
千秋又豈徒君一家之寶哉

唐鶴安司馬惟自勉齋圖跋

嘉興唐侯鶴安以司馬行吳縣事既下車慨然曰縣克復三年矣賦籍不完封畛土略無準不能以爲治非清丈不可且欲用余所創羅經丈量法余聞而歎曰朱子知漳州卽條奏經界事海剛峰自爲縣以至巡撫所至力行清丈侯能行之卽今之朱子剛峰也旣訪余山中一見如舊識比以惟自勉齋圖屬跋其後侯爲宋質肅公諱介二十有九世孫用質肅公語顏所居曰惟自勉齋湘鄉曾相國書額里人褚君榮槐作記吳中丞昌壽爲之繪圖褚君記略言聖賢爲己之學修齊治平之本盡在自勉中實足櫟括名齋之義中丞圖用陶士行運甓故事或疑於本義不甚比附余以意揆之蓋用六

書指事之法謂運轡卽自勉之顯見者也余又以爲自勉之道可精可麤可大可小卽如清丈祇爲政中一細目然江南皆有魚鱗冊獨吳縣無之郡縣志載康熙初長洲宰李公敬修丈田造冊三年始成吳縣以山多難丈中輟足見事之不易侯獨有志於此非能自勉之一端乎運轡雖麤迹非勉不爲清丈雖小事非勉不成一而已矣侯蒞吳以寬仁爲治創設鄉徵局民甚便之曾擢署太湖同知去清丈事未及行然以剛峰爲巡撫亦行清丈例之則於侯猶有冀焉考質肅亦起家平江令今侯將繩其祖武後先濟美惟其能自勉也至清丈古無善法搜罔灰印無非癡算余法荆前所無惜朱子剛峰不及知頗懷做帝之享顧見者輒不省侯獨深識之有

得一知己之幸矣

跋夏秋田卷後

夏君秋田旣子身走數千里問道於恍惚不可知之鄉負父骨歸葬畢封以路引墓券暨爲母請旌文牒從子復歸始末都爲一卷裝池以遺子孫時道光二十有四年也越二年桂芬痛遭先宜人之喪自京邸匍匐扶輿還里君來弔畢見桂芬聖室相持哭甚哀且具述前事旣又以卷屬爲跋桂芬方以憂謝酬應文字而於君事則不可以無言吾吳

國初時有黃孝子端木尋親滇南偕歸潔養爲世稱述夫滇南遠萬里其時平南跋扈勢方張中原道多梗君遭際承平江夏可葦杭達似勢處於易顧君羈紲淩落舉目無一相識君父幕游客死四十餘年之前當時東道主及賓寮朋舊星

散殆盡異鄉骸骨沈埋於荒煙蔓草中父老亦鮮有知者以視黃公之父生存聚族又嘗爲縣令蹤迹易得者其難有加而乃感及鬼神通諸夢寐卒有以償其志孝之所感格大矣哉吾鄉人將錄君行以孝子請

旌於朝君洵無愧也已君以篤行聞鄉里家貧銳於爲善人有所求罔不應深於醫所入供饘粥外率以與貧者郡有善舉必爲之理董出入累巨萬而無所私吳中富民多慳吝而諒君誠懇亦知重君言不爲忤以故君得行其志抑余尤有重君者憶余庚子通籍歸里假滿將行君送之屏人再拜言曰吾將有請於子可乎桂芬曰願聞之君正襟言曰吾子前程未可知願吾子上念

君國之恩下維祖宗積累之澤日夜思建功立名不愧科目
不辱先人吾鄉人亦與有榮施焉若僅題名碑臣工傳一見
名氏豈所望於吾子乎桂芬瞿然起再拜謹受教噫今世能
爲是言者幾人哉君殆以桂芬爲尙可與言而桂芬亦有不
敢不勉者矣數年以來浮沈閒曹落落無表見時時以不克
副君言爲慰因跋君卷附及之以見君之與人爲善也又如
此

元和唯亭志序

今之鄉鎮蓋古之州黨也嘗讀周禮載稽地官比閭族黨州乃鄉之細鄰里鄼鄙縣亦遂之屬則有敬敏任卹閭胥書之孝弟睦婣族師書之黨正有歲時校比之蒞州長有德行道藝之考建官惟備型方倍周用能道洽世昌大治濯俗

國家膠序修明經法敷廣邑比堯封鄉知舜讓雖在層山絕澗岡不文同軌通矧唯亭行省近坵上郡埶郭蒙被休嘉易遵矩度者哉而圖經之作尙闕志乘之編無聞識者憾之鎮人沈君九如承其父小帆孝廉志摛撫羣說綜析舊聞平子研京以十年太沖鍊都以一紀哀然成帙蔚矣其文昔史公紀傳遷繼談業太常章句郁定榮編以古方今彼此一也鎮

在元和之境婁江之濱水木明瑟土田膏腴士女駢闐鳬雁
充厭六通四闕接郵傳於姑蘇百廛九市分都會於閭闔神
絲委粟之微輶畝被澤青衿組帶之秀蹈德詠仁人盡士著
采風重其樸酒龍以水繞望氣占夫靈傑青邱振其先聲黃
門鬱以繼軌僑生鉅材連蔭接軫不有紀述曷徵文獻是編
之成斯足貴已考海鹽之一鎮有澈水之成書未嘗不與王
存元豐之志樂史太平之記並耀方今同茲不朽然則是志
也庶幾與守溪姑蘇受先太倉之作相頡頏乎

潘順之吉士岱頂看雲圖序

士人桑蓬載縣早兆四方之志山川能說便矢五嶽之約顧
抱願者輒窘於力具力者又閼於時力猶易勉時彌難言或
俛得而違之或不謀而獲之是有數存非可意強若潘子岱
頂看雲之游斯足羨已甲辰夏五君以是圖示僕屬爲序言
聚三吳之畫苑貌萬仞之奇峰冷訝杉松隱含煙霧幾於生
堂上之丹楓插壁間以青嶂僕尋被

詔書於役嶺右載展圖經道宜衡麓私心竊喜夸詫於君謂
方將躡祝融之峰宿上封之寺迂博桑之初日撻石廩之奧
雲別爲一圖歸以相質且與君分東南以占勝據齊楚以絜
大然後借君瑰詞償我俚語不亦可乎旣而背秋涉冬簡書



歲役浮離江截瀟水盡三湘之勝窺九面之奇青入蓬底境
訝霄外無何抵衡山縣先夕戒僕襆被具裝雨聲俄來中夜
徹曙莽雲霧以萬重隔芙蓉於咫尺留滯一昔游興未衰過
雨看山遂至嶽廟廟之北戶小阜隆起躡履而上羣峰四環
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隱隱轉轉時露翠微之徑宿漬未
已夕鐘又升愧乏昌黎開雲之誠止餘少文臥遊之想愴悵
言別期以後舉而已乃歎劉敞過人恃濟勝之有具道元注
經詡山靈之知己謂爲奇緣果非虛語根觸前願吾滋慙焉
泰山在泰安府境扼齊魯之界居南北之衝九達傳自往古
四方莫不來會祇以山徑犖确僕夫痛吁避如重關畏等九
折運西百里地接兗州昔日沮洳今時原隰十數年來連軌

結軫改由於彼秦郡通衢那不可行經履之客百不得一僕
計偕者五假省者一往來山左十有一度曾未得問車石之
舊踪涉環道之近界獨君之遊也以戊戌之夏時君充貢試
闕被擯南歸屬秋潦浩汗山溪猥至中達絕軌改轍高岡天
與奇遇成茲壯遊武陵漁人迷路乃入桃源若虛狂客塵中
忽造仙府偉哉此行豈偶然邪若僕者振衣無因自厓空返
於東旣嘗十至而不能望於南復如三山之不可卽漫勞仰
止笑塵俗之走抗願佩眞形但夢魂之飛越披君是圖徒自
點耳雖然山不削峻以副陟道非迴直以就紆光陰瞬馳蹉
跎能幾一官雞肋頗倦春明之遊七月鱸羹早騰秋風之思
誓當攜手煙蘿借訪林澗窮石壁之宵窳窺天門之窅遶上

捫列宿通呼吸於九重俯瞰衆山笑培塿於一覽遂乃探峒
巉之牒陰壁珪之樹攀籐藉草信宿雲臺之觀栖素餌芝嘯
傲逍遙之谷貯蒼翠於袖底載煙霞於裘次導以先路示我
周行將在於君書此爲券至於崔巍之象登攬之勝刻畫奇
怪旣慙腕弱之難勝絕鑿幽險矧非身履不能道頗羞學語
無敢譎言

歸硯山房圖序

將欲選洮河之綠石擷青州之紅絲南皮二臺比金鐵而特
潤端溪三品貴翠綠之爲上縱使癖同師正讚誇休伯不過
增四譜於文房論千金之厚直玩好之具識者輕之若夫祖
德可述先芬是誦守經簾之遺前型具在譬楹書之鑿後葉
爭傳則片石之細富直踰乎百頃數寸之質貴足抵乎連城
手澤千秋心香一瓣固宜珍如故笏寶等遺弓況乎台浦之
珠去而復還豐城之劍離而忽合藉介紹而自達終盟石交
仗呵護之有靈居然神助也哉吾師磻香劉夫子得古硯一
爲遠祖元人雪樓公物中葉芝室公有題識顏其居曰歸硯
山房此圖所由作也雪樓公丁元末造中吳戒嚴建義旗而

嬰城保仁里於安堵斯硯也固將錄入客寮佐公草檄磨不
待盾橫可配槃策小金城之勳繼玉帶生之軌而乃陵谷代
謝帶礪全非樹泣冬青荒悲衣落草滿淮張之宮月冷上都
之路荒臺遺燼折鐵埋沙而斯硯也出萬劫之餘成希世之
寶摩挲依舊光瑩有加經如璧之有類要非璧之可伍蠺滴
不斷嗟歲月之如流轉眼冷看亂古今而成故玉紐依然認
帝鴻之墨海金刀有主佐臣向之青藜趙人喜白璧之復歸
王氏寶青瑯爲故物晉公封硯待孫果有前知范喬奉硯思
祖珍茹先澤依坡翁淵星迹傳李史元獻傳增選授朱陳藝
林佳話方此茂如已是宜續羅文而作傳開卽墨以論封綈
凡陝來試一枝生花之筆書窗伴處盟十年磨鐵之心矧夫

芝玉三株沆瀣一氣齊飛彩鳳行賡

帝陞卿雲騰起墨龍竝作人寰霖雨其視汀洲之於芝室授
受一脈後先同揆景厥前修允堪繼武念小子淵源膏馥慙
取友之必端喜先生經訓菑畚永貽孫而勿替

五湖漁莊圖序

夫富春江上子陵之羊裘長著西塞山前志和之鷺艇不歸
大都豹隱之流多與鱸鄉爲伍則如具區五聚之水洞庭第
九之天齋號可詩墅名賭弈楊枝春雨荻花秋雪近傍角里
之村遙接運期之廡蓋吾友葉子漁莊之所居也漁莊生於
通德之門少擅豪氣之譽固宜待詔於金馬揚名於鳳池而
乃聽笠澤之鷓鴣聲知尙湖之魚樂逋客斯謝故山卜居豈不
遠過萊子更無來聘之金敢笑陶公尙有可解之組乎而且
百城擁書後車問字貰臨卽之酒索灞岸之吟月中松子俱
入琴聲霜餘橘葉儘供圖畫斯又西泠販夫望落梅而下拜
輞川浣女過深竹而聽詩者已惟是白水盟在竟刺鹿門之

船緇塵道長方走長安之馬漁莊其何以教我焉

顧湘舟五十壽序

戊申之秋余將入都奉職於時練瀆吟朋運涇嘯侶咸謂顧君湘舟今年五十子獨無贈言乎余筆慚青鏤文謝錦段顧不得已於辭爰拜手而序之曰君殷藩舊系吳郡大家試哢而知英聲鬚髮而昭慧質讀書瑯環之地問字岫嶠之山凡夫羽陵蠹編紫庭爵簡頻斯楓林之篆抱嶺石梁之文靡不胸貫枝條口濺汰沫應奉閣記何止五行朱昂成頌豈惟萬卷當時之重君者且以爲文驅待詔名必無雙蘭成射策年猶未冠謝家清鳳村氏名駒其在君矣乃養素空谷希志名山甘戢翼於煙霞不走馬於閭達孫登百步之內但聞坐嘯戴逵一年之間不過閒游而且靈運生前便欲成佛蘇晉醉

後不諱迷禪簪纓灑然蓑笠可慕此滄浪漁夫所由自號也
惟是風雨孤蜚固云埜鶴蓬蘿閉戶亦近寒蟬家有王濟或
云癡叔邑乏江統誰知名士而君則御列子之風志盧敖之
海宗慙初願徧游五嶽陶峴共載自制三舟黃憲之足迹偶
至陸賈之聲名籍甚因之長卿歸里亦交縣令和靖居山頗
薦賢士故秉節之衛公乞休之疏受無不識烟波之釣徒呼
湖海之豪客此固太傅門下不棄羊曇將車坐上襲延杜甫
者已尺其慕希文義莊之法推新息自置之田廖扶之聚錢
穀惟給宗親鄧林之耗貲財半緣昆弟李藩之產不厭中落
种放之名遂由

上聞

天子且爲之特獎焉至於僧孺所積率多異本務本所藏罔
非舊牘以張纘披讀之餘仿直齋解題之例姜夔帖補取諸
廷尉之平陳思寶刻編以九域之志河岳詩篇殷璠之所博
采成都藝文復俊於焉補遺學海輯於左圭類說蒐於曾慥
武梁畫像洪遵泉志皆能經營鬼工呵護神物則又君丹鉛
之素志而蒲栴之餘事也君今以孔融愛才之年篤趙蕃問
學之志聲譽卜其愈廣神明祝其方強彼姚馥之耆酒讀書
周貫之布衣芒屨曷足數乎若夫鵲羽呈扇鵲弦鼓琴棗間
安期桃徵曼倩迺世俗之所謂壽要不足爲君述云

祭蒲城松國文

輔星光翳太華峰頽徂暑紀月徵音變哀神歸箕尾夢冷瓊
塊同聲一哭鳳閣鸞臺於乎吾公馮翊名族雁嶺橫雲龍門
沂瀆山川秀靈名世斯毓識字嚴凝清襟藹淑階升尺木筆
埽千軍三接覲日五色臚雲柏梁應制藜杖校文羽儀蘊采
翰墨銘勲坊秩旋躋承華翊贊炬撤金蓮香薰玉案墨瀋灑
翻筆花璀璨阜僕嚴徐瓣香秦漢遂登九列遂長六卿便章
奏績塞宴垂聲經緯百度陳揆五行品高白璧命繫蒼生惟
帝知人嘉公精白入筦天樞繼參揆席佐

聖元模經邦碩畫載在史宸銘之竹帛於乎吾公清節可風
勩相罔懈篤恭有恭躬躬在抱諤諤效忠千尋峻壁一柱元

穹鳴呼吾公穆行尤摯損無間言參能養志九里河滋一本
葛底濟士壺飧推仁秉穗惟公讀律學稟皋蘇不漏吞舟不
察淵魚秋典所及春風與俱道在平反非止煦濡惟公司會
紆籌允當邦儲自豐民氣彌罔唐代度支漢廷計相允矣國
華無慚人望惟公衡才鑒重人倫春關秋賦靡役不親玉尺
度世瑤網羅珍公門桃李爲國得人惟公讞獄由公生明使
星照遠邇月輝瑩宛雪盆覆神縣鏡清

天子褒美如朕親行有若往秋河決瓠子載道星旒彌年風
羅沈玉塞芟平山禦水卒塞宣房金隄屹峙功紀纂繹民脫
龍蛇昔也塗潦今也桑麻河渠成志博望迴槎公歸返節

帝眷有加念公疋屨衣不勝幹自發星輶閱歲剛半藥裹之

旁不離書判心悴形如廢寢忘飯神殫夙夜疾中膏肓鐘鳴
漏促鳳落麟傷

至尊震悼

褒卹逾常於乎哀哉瀛波沸天罔兩騰技中國之望溫公是
恃公身則亡公目猶視渡河宗澤伐齊荀子嗚呼哀哉公官
既崇公祿非薄贈麥有舟貯金無橐脫粟彌甘邪蒿必卻橘
乏千頭桑無八百公之亮節厥後宜昌嗣君早貴

聖眷方將書紉金匱譽滿玉堂公靈足慰公澤逾長於乎吾
公驂鸞碧海已無老成典型尙在朱邱瓊室椒漿玉溼魂矣
歸來如優斯旤

日涉園賦

惟碧霞之山麓有臨川之甲第陋銅陵之鉅規嗤金谷之梁
棟有山有水之鄉半郭半村之地境以僻而心遠室不澤而
意邃蓋名氏食乎舊德門楣紹乎奕世猶司空孫子之莊亦
楊損先人之製也如皋之湯遠有代序蘭鉤傳家箕裘衍緒
自浙水而移居傍珠池而營宇依十畝之舊宮拓數弓之別
墅比存中之鳳山閱十年而爰處豈思謙之驪原更兩世而
功敘蓋始基於乃祖初載於乃父經營締造者數十年於茲
而汔未觀成於堂廡我友敬亭太守堂構念切風木思深惟
負土之方蕺知荷薪之宜任旣開牖而因阿亦成按而卽林
羌結檣於巖根又啟櫺於水潯槩頽疎房之邈邈溫盧涼蔭

之森沈琴室吹臺之軒敞風亭月館之嶽岑莫不干櫨百拱
累翼重檐列窗前之鏡瀾羅戶外之層巖爾其堂類郊居西
連桂院長廊百折以逶迤石磴幾重而峭蒨閣醉月而雲遲
亭倚虹以天半四焉之齋蕭爽宜春之堂美矣芬馥今天香
之屋岬窳兮蕉石之館別有湖石疊嶂淨碧名池水木明瑟
雪月清漪平臺釣臺之勝環香遠香之奇竹廬千竿篩影蓮
塘萬頃流澌甘泉匯以如醴鬱岡竦以盤螭此亭池臺館之
佈置而猶未觀乎花木水石之離奇水則羅帶一彎縠紋幾
尺浪涓鬢髮波明裂帛蓼扶嶼而煙柔萍藏魚而影擘淩秋
則蘆荻蕭疏藻夏則芙蓉婉孌空明之樓影倒垂咿軋之舫
聲不隔有此枕流還宜拜石九點瑩青一拳峙碧羊疑仙子

之呼虎話將軍之射十有二種之玲瓏三十六峰之奇峭如
攬東海於袖中如接匡廬於几席花則梨桃百樹蘭蕙千行
神仙名友富貴花王梅繞屋而索笑桂滿庭而聞香門新枝
於四序廣舊譜於羣芳其他紅蘼綠葉翠蔓紫瓢莫不苞繡
隱以絳綵被雲錦以挾張木則梢檐松枯陰砌栴檀稚桑十
畝古柏千章竹成實而鳳集梧拂雲而鸞翔輪囷盤戾跋扈
昂藏抱倚日千雲之勢獻并枝連理之祥周覽既匝升眺斯
亟崇臺數尋上以拾級磴以仄而走紆野以曠而景合桑疇
麥隴以翠交海角江濤而勢吸一嘯天青四圍雲還葢風景
煙霞陽開陰闔莫不如襟袖之堪挹乃入其室乃披其藏金
題玉檢錦贖青箱四部而區以甲乙萬卷而別以朱黃魚魚

雅雅炳炳琅琅如游羣玉之策府如探少室之謨觴於以極
大觀而無憾而益以嗤樊第王宅之荒唐疇昔之年迎春正
妍猶茲蓬蘽小有林泉捧杖履而眺覽御輕軒之安便旣顏
和而觴舉亦膳加而體痊流光如駛承歡逝水廢蓼莪而潛
然絢靈樁其遙矣陔笙譜兮無聲庭梧僵兮不起巖花何事
而紅殷壠水無情而碧泚恨終天而渺茫淒舊地之徙倚夫
是以終歎之志倍殷而述祖之情難已也矧蒼生之覆露方
待澤於岱雲翮五馬以將駕奉簡書以征駘惟粉榆之鄉社
如次舍之逡巡非及時而營構曷仰慰夫前人則是圖也又
豈徒桑梓之可戀而鴻雪之可珍也哉

上林少穆師書

戊歲春明曾通絢簡嗣以鋒車南指籌筆方殷沐雨纒風勤
勞可想未敢以寒暄蕪語上瀆鈞聰伏承鈞候綏和動履萬
福扇廉風於炎燄振清節於寶鄉珠厓銅柱之間勤施石畫
羽扇綸巾之下儼有金城固宜罔兩回心天吳刷跡侏僂錯
雜出日率俾漚箭駢闐從風而靡顧論傳巖若藥之喻不眩
誠慮不瘳而稽渤海治繩之方用急不如用緩紆籌玉帳想
悴丹衷桂芬猥以下資濫邀非望自循涯分彌惕冰淵迴思
橐筆滄浪獻詩戟衛借階前之尺地獨許揚眉轉江漢之勺
波輒勞舉手轍以涸而益甘其潤琴以焦而彌振其音知遇
之深得此蓋寡在夫子待同國士詎止以一第見期而賤子

感切知音遑敢以不才自畫竊以人臣報

國非僅文章儒者立名不關科目某自受書髫髻有志古今
祇以操觚事八比之文半分心志負米服百里之役亦縻光
陰坐是蹉跎汔無成就茲喜南宮脫籍東觀策名玉署閒曹
正讀書之佳地京華人海亦涉世之要資某雖甚駑庸詎甘
暴棄惟希大治指以進竿庶幾矢報涓埃上副聖人霖雨思
賢之意程能尺寸不虛吾師風塵相賞之心

上林少穆師書

節邁白藏霜催元律伏惟政祺萬福

寵命重申合河渠漕運爲一書安瀾利濟兼安撫節度之兩
職吏畏民懷曠首下風傾心向日某菰蘆末士塵露下資藐
是疎蕪渥蒙庭庑起衝風之塌翼轉涸轍之枯鱗循分省厓
感何有極頃自荷江樞別後家居浹辰襆被江邑蓉湖重泛
花幕重聯方期文史三冬稍借樂安之榻詎意風雷一夕遽
轟薦福之祥將塞門卻掃則力田無資欲懷刺風塵則漫字
堪懼重以雙闢七秩單緒寒門問寢縱忝乎常儀負米敢逾
乎百里表哀衷懇進止頗難竊思江陰書院官課月每兩期
卷以百計校讐甲乙理董需人儻舊巢新主之相安較滅寵

更炊而差易用敢瀝陳丹悃上瀆清光業荷前叨輒期後忝私恃鮑叔之知我固知鄭伯之無疵顧惟徐勉居官止談風月任棠誠吏不過薤孟惠士林而說項有心進屬吏而薦袁非體則某籌之再四請有更端焉今權泉李夫子前花縣鳴琴之日正桂芬勾年獻賦之辰童子軍中獨有牛心之譽問心堂上載邀塵尾之談頗荷羈縻於茲數歲今年正月北上道經袁浦一破蕭屏既期我以雲霄復推情於膏秣惟是將迎較淺歎曲莫通有文字之緣無陳懷之路非公不至夙嘗奉澹臺之規貿然前來得不致黔敖之誚惟有仰千金玉齒以姓名在夫子別嫌明微無復罣礙在李師仰承俯注尤易推行從此安硯成再易之田繞樹無三匝之鵲是則阿衡心

事被澤不遺匹夫開府紙書從事賢於十部感義增氣慕德
識歸飲水思源戴山知重已日者陳明府署中賓畫星散主
情雲稠旣縈縈以留青屬屏當乎尺素竊計稍遲旬日便當
走謁雙旌先肅賤綰唯所陶冶束書載筆行張申浦之帆瞻
漢騰霄早夢清淮之月

與李學士書

不侍彌年末由飛鞚波路壯濶引領成勞伏承弭節宣勤台
候萬福比聽鵲噪喜卜驚遷六卿八座此其先聲賀賀某耀
托遠光權依大庇與哲弟米山隔牆裏招傾衿莫逆入崔嵬
之室讀懃五千買季雅之鄰價過百萬庶幾前修有茲佳話
茲有長沙許雲達上舍爲敝房師高適令湘嵐先生心源令
子先生十年腴壤兩袖清風歸囊惟載石之舟遺簪有理縣
之譜許君謀生厭綬逆旅飄蓬如能晞乎末光嘯以尺地則
問錢穀而知對客非無能得升斗以爲養恩知所自矣

賀林少穆師長君館選啟

竊以朝廷之待勳舊能世以富貴不能世以詩書造物之厚
故家不恡其崇高而甚恡其清美故五等之爵有可世而七
品之官不以封鐵券之頒祇沿乎故事而楹書之讀必豔爲
美談是以中祕清班上清仙境簪毫之選繼組爲難伏惟尙
書夫子發迹清華傳家風雅丁年振曜

鼇禁嶢峨子舍騰驥鳳毛璀璨太史復以黻

國黼家之業當石渠金匱之司乙火分青

辰垣近紫瀾碧霄玉清而上重銜

聖主新恩拜錦綵青綺之頒猶憶臣家故物果箕裘之克紹
儼堂構之相承說者謂顯固科名允堪步武韋平勲績此其

階梯洵足增鼎閥之英聲補玉堂之佳話

國恩家慶莫與等倫然而揆諸鄙懷乃更有進某聞之採金
補籬之諺人重遺經誦本從繩之言帝知有子賜絹而問彌
知胡質之清贈麥而歸先喻范公之志景彼往詰茂厥芳規
惟其學有淵源氣同沆瀣故名門之肖子卽當代之名臣蔚
爲

國楨實乃子民之福衍茲庭誥豈獨甲第之榮此則願太史
之躬行而亦夫子所心許者也某一介孤寒蔭叨夏屋六年
四度隊逐春明曾無進竿仰酬大治每思涯分祇益悚惶見
以考試教習暫留都下譬失鹿而思兔壯夫不爲希種豆而
得瓜解嘲亦可自愧無緣曠附尙希後會於風塵還期請益

鯉庭牖我異聞於詩禮

余筠谿先生像贊并序

夫起廢發墨著譏成家青藍寒水聰敏帙俗東嚮蹙於几筵
南面辱於帷帳東明抱轂豈曰羽翼之輔春薨秋隄匪冀種
族之芘昔之聞人猶難不倍鉏牙謬盤蓋有之矣至於剖析
元妙宦窅道術褒衣大袂之士幅心堙耳之譚異同噓吹門
戶角峙師鳴其鼓弟操厥戈夥矣哉婺源余筠谿先生齠髫
秉姿敦慤成性未諠萬動奮其大寶年未束脩遂功砥厲標
志順讀淵澤闢奧與段莘汪先生嚙穴營處金石不輟游神馳
鶴之表探賾窈窕之區踵四科而希賢襲百氏而暢旨先生
踰身計之齒就都養之列唐圃葩履綸衣膩怡必印躬承開
法渠悟辟諸孔父有猶龍之慕曾成有舞雩之樂方將演學

識之適緒閑修和之獨見

章節大著修和管見

飽參力叩掬精亟微昊

天不弔哲人其萎先生隱憂師業夷於煙塹噩沒奔走蒲伏
求達卒使子雲之經無嗟覆瓿司馬之史不待藏山表世燾
後揭之日月焉噫嘻師道墜地儒訓弔靡明明千秋疇嗣遐
軌文孫黼山大令與桂芬俱出先師許湘嵐先生門屬來父
母吾土獲諷遺編熟飮穆行泚筆宣贊輒忘駢陋其辭曰

卓哉先生碩德孔光根道核藝履瑛襲芳圖疇解苑典體陳
常鑿空性域剖奧道藏焦原終陷冲襟不傷莊莊段莘爰升
其堂言規動桀冠員履方擁鐸絕響夢楹不祥經遺竹素恨
溢泉黃先生表之耀厥聲香弓隔未蝕斯文大彰駟山之側
虹井之傍在三有節於萬無疆孫桐挺蔭福我吳閶理譜門

法君子澤長

皇帝初元

詔旌於鄉師先弟後奕禩蒸嘗是敬是祇視此贊章

潘星齋秋江泛月圖跋

匹練如瀉一蟾耀空世界淨於瑠璃游侶清於冰玉潘君星齋以望雲之思爲乘風之行爰挈仙侶偕歸長安時惟秋中道出北固微波不興涼月初上兩點金焦都作秋色千鰓蘆葦皆助江聲於是開鏡具駛煙舸鵝翼齊心留瓊儷影聯秋吟於篷底賸側體於雲藍驅煙使墨旂檀遜其清芬流珠吐霞松篁翕其逸韻洵足增玉臺之新什軼赤壁之良遊已視彼舟凝櫂遲東羽西翼言別則一霜兩霜寫懷則團雪散雪寶釵之影不暉璇璣之圖空寄悲愉之致去幾由旬也乎



古吳胥門內
謝文翰齋刻